

## 壹、緒論

二十世紀在資本主義的擴大及經濟的推拉因素下，產生全球化的跨界遷移，Castles與Miller（2003）因而將二十世紀後半葉稱為「移民的年代」（age of migration）。移民不僅是國家人口數據的改變，亦是一種動態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變遷的結果，更影響了移入國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因此，移民教育成為世界各國教育關注的新興議題。臺灣社會在政治因素、經濟政策的影響與發展下，自1990年代起逐漸增加異國婚姻的現象，使得臺灣在人口結構上起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新住民及其子女逐漸成為臺灣人口結構上的重要群體（黃淑玲，2014）。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15）資料顯示，近20年來跨國婚姻數逐年增加，例如：1998年有22,905對，占當年臺灣總結婚對數145,976對的15.7%，2000年開始驟增至44,966對，占當年臺灣總結婚對數24.8%，也就是每4對登記婚姻中有1對為外籍通婚；2003年達到最高峰有54,634位，占總結婚登記對數的31.9%，其中女性占大多數；截至2014年臺灣新住民有499,746人，女性有461,895人，男性有37,851人，女性占93%，男性占7.6%。新住民所生子女數亦隨著新住民人數的增加而驟增，新住民所生子女數占全國新生兒總數的百分比，從1998年的13,904人，占新生兒出生人數的5.12%，到2003年增加至30,348人，占新生兒出生人數的13.37%，新住民所生子女數占全國新生兒比率達到最高峰；至2015年3月新住民所生子女數累計有365,519人，平均占新生兒出生人數的9.4%。

自1990年代至今，這些新住民子女已在各級學校就學，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15）資料顯示，2003年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及小學人數為30,040人，至2014年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及小學人數已高達211,445人，其中就讀國中者64,568人、就讀小學者146,877人，較2003年增加了181,405人；再者，就整體趨勢而言，臺灣學童的人數呈現負成長現象，但新住民子女卻呈現正成長，亦即新住民子女就學的比率增加。新住民子女就學的比率增加亦反映著教室生態文化的改變，教師面對此教室生態文化的改變，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可面對這些改變？面對教室生態文化的改變應給予哪些培訓課程？歐洲教育資訊網（Eurydice, 2004）針對30個歐盟國家進行移民學生在學校之狀況調查後，指出未來歐盟國家應於師資培育中發展教師新的教學技能（mobilize new skills），以適應日益增加的新住民子女教育，並對教師提出

三項專業要求：一、採取以學校為本位的措施協助移民學生，並確保他們的利益，特別是在語言教學上；二、教導移民學生母語和原生文化；三、在所有學生利益的考量下，發展跨文化取向的方法。

歐盟組織針對師資培育提出建議，指出未來教師的繼續專業發展教育應逐漸地發展學校和社會中多元文化論述的相關課程。因此，我國對於新住民教育不僅是把重心放在移民孩子身上而提供移民學童特別指導（如第一及第二語言教學），更應發展跨文化的教材作為支持教師教學的新行動（黃淑玲，2014）。但國內有關新住民子女教育的研究，多著重在新住民者與新住民子女的適應與學習表現上，較少從教師的觀點進行教學方法與課程設計的議題進行研究（黃淑玲，2014）。是以，面對新住民子女日益增多的教育現象，師資培育課程結構需回應臺灣社會國際化與學校成員多元化的社會現象。

近年課程研究方法論從「發展典範」轉移到「理解典範」，使得課程定義與研究方法也隨之改變，在課程的理解典範之中，「敘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或自傳研究日益受到國內課程學者的重視並以此方法探究本土課程議題。早期敘事探究在研究方法論與敘寫風格被實證科學主義者質疑，到2000年代國內逐漸發展成一研究社群語言，並從教師生命史研究擴展至教師實務知識研究、教師課程實踐等研究領域（莊明貞，2008），這些「敘事探究」大多數關注於教師主體性的議題，所呈現的敘事體文本是一「研究結果」，如何將敘事探究後的文本作為課程理解的文本，仍有待進一步發展。是以，本研究將發展移民者的敘事課程文本，並以跨文化理解教學模式實施於師資培育新住民教育課程中，將移民者、移民子女的教師及師資生的汝及我經驗、文化、歷史、故事和聲音等帶進教室，一起尋找理解並體會移民課程活動，並於課程實施後進行分析移民者的敘事課程文本對師資生跨文化理解之影響。

## 貳、以敘事探究開展師資培育課程理解典範

### 一、敘事探究方法論

1960年代末，敘事探究已廣泛應用於各學科，並擴展至各學校；至二十世紀，後現代、後結構、後實證等主義與文化研究概念的出現，開始質疑研究者對於知識詮釋的權威（Denzin & Lincoln, 1994），此時的研究者開始把被研究者視為人看